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法制研究基地成果
宗教学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中国民族发展：

概念、途径和理论体系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of China: Concept,
Approach and Theory System

贺金瑞◎著

中国民族发展·

概念、途径和理论体系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of China: Concept,
Approach and Theory System

贺金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发展：概念、途径和理论体系 / 贺金瑞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5097 - 3054 - 6

I. ①中… II. ①贺… III. ①中华民族 - 民族发展 - 研究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152 号

中国民族发展：概念、途径和理论体系

著 者 / 贺金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人 文 分 社 (010) 59367215

责 任 编 辑 / 周 志 静 孙 以 年

电 子 信 箱 / renwen@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刘 宏 桥

项 目 统 筹 / 宋 月 华 张 晓 莉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 者 服 务 中 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 20.5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46 千 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054 - 6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继承性、本土性和实践性特色的民族学研究学科，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一直在指导着我国的民族工作实践。这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本书探索的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中的根本问题——民族发展问题。笔者以为，提出民族发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既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历史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先，提出民族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必然的理论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比如“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联合各少数民族一起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将民族问题作为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农奴制半农奴制，各族人民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基础。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毛泽东强调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正确处理有关民族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一系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思想，不断受到实践检验。毛泽东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发展，把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和政治平等作为亟待解决的民族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观点，也是指导当代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观点。邓小平在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①。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问题时，指出：“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② 他还就中国民族问题存在、民族发展方向、民族发展途径以及缩小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做过许多论述，在他的密切关注下聚焦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已成为时代大势所趋，重大理论创新呼之欲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③ 这个论断把发展概念引入民族问题，深刻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并且突破了以往我们把民族问题更多看成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真正将注意力放到“民族自身的发展”，使其成为当代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个崭新含义是中国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深化民族问题研究必然的理论要求。其重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在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各民族发展，离开民族发展来认识民族问题是空洞的，离开民族发展谈解决民族问题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其次，提出研究民族发展是时代的特征，具有发展科学和发展理论的学科属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有关发展的理论也愈加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理论”学科群，诸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文化学及其更下一层级的发展行政学、发展伦理学、发展心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这些发展学科融合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等众多学科知识，“发展理论”本身是一个时代的科学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和强大的解析力。笔者注意到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的潮流中寻求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路径，就应当到发展理论中去寻求理论创新。研究民族发展，不仅是一个基础性概念，而且具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生命力。事实上，我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页。

③ 江泽民：《论民族工作》，《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1页。

所要研究的民族发展，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单一含义的概念。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具有久远的历史，今天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民族，是创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自觉的国体民族。我们尊重各民族的存在就是尊重自己的历史，孔子早就言明和谐共处应该是“和而不同”，今人费孝通先生更是畅言中华民族应该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用我们今天的理论语言说，实现各民族发展，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当今世界的种族民族问题丛生，中国解决好自己的民族发展问题对世界民族问题将有重要启示。民族发展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具有深意的理论构想。试想，如果我们 56 个民族都能实现民族自身发展，没有理由限制哪个民族自身发展，也没有理由不支持哪个民族自身发展，因而各民族都在实现着民族自身发展，那么还有什么民族问题，还有哪个民族不关注自身发展而奢谈民族问题？质言之，中国的各民族都能保留民族自身特殊性，都能继承民族自身传统文化特色，沿着现代民族发展的道路向着未来发展。在伟大祖国大家庭里我们能够看到保留着民族自身文化身份，怀有绚丽多彩民族自身文化理想的各民族，积极融入当今世界全球化时代潮流，携手并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说这是真正富有开放胸襟的理论构想，是真正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活力和民族精神的创新灵魂，是和世界接轨吸收其中发展思想奥妙的现代科学命题。

最后，研究民族发展具有应用学科特色和政治实践色彩。民族发展学科需要以理论创新为研究视角，本书就是从什么是民族与民族发展谈起，重点解析民族发展概念，联系作为民族过程的民族发展，以及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发展。梳理了研究民族发展的相关交叉学科与借鉴概念，划分了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理论、民族发展及其作为民族政治发展组成部分的不同含义。深入民族自身发展范畴，首先阐释作为民族自身发展的生存自然条件，重点是揭示作为民族自身的发展和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历史上不同民族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民族文化交往，是我们认识民族发展的理论前提。在深入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民族发展的个体和群体两个发展层次。与此相对应，研究少数民族个体发展必须正视存在的民族自身性与国家公民二重性。在这里少数民族个体发展必须具有民族平等权利与对国家社会义务的统一，任何民族都应承担对国家社会的义务。少数民族群体的发展，重点是协调民族自身、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书联系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重大现实问题，诸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利益与国家社会发展共同利益问题，确立由各民族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本书还从民族政治发展的高度研究民族政治发展；探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设计，提升依自治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能力并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加快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方法和途径；探讨民族文化与综合国力、国家的软实力的关系，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提到作为民族发展的政治保障与危机预警机制。

贺金瑞

于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民族发展概念	1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发展	1
第二节 研究民族发展的相关学科与借鉴概念	21
第三节 中国民族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概述及评析	39
第二章 民族自身发展	52
第一节 民族自身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生态文化	52
第二节 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	74
第三章 民族过程与民族发展阶段	88
第一节 民族的过程性	88
第二节 民族的社会—共同体发展阶段	110
第四章 民族发展的层次差异：个体、群体和民族地区	154
第一节 少数民族个体发展	154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发展	168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181

第五章 民族发展的测定与评价	212
第一节 民族政治发展	212
第二节 民族经济发展	234
第三节 民族文化发展	248
第六章 民族发展的保障：政治保障与危机预警机制	280
第一节 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	280
第二节 民族发展的危机	291
第三节 民族发展政治预警机制和政治防范能力	298
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19

第一章 民族发展概念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发展

一 什么是民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民族的存在，特别是意识到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存在的时候，便开始关注和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民族，并试图对它进行定义。于是，解读和定义“民族”就成为很多社会学科，诸如民族学、人类学等，长期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尽管探讨的人越来越多，时至今日，“民族”仍然是一个歧义纷呈、充满矛盾与争议的概念。

（一）民族概念的历史演进

“民族”的概念是人们思考民族现象的产物，也是人们了解和对待民族现象时遇到的首要问题。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者认为：“古今中外的政治社会活动家和研究者们从各自生活的历史场景出发，根据政策应用、学术研究等不同目的，对民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人们对民族的认识往往与特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发展实践以及学术研究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也构成了民族概念发展演变的源流。”^①通过梳理民族概念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民族”概念的演变主要有三个基本源流——西方国

^① 高永久、秦伟江：《“民族”概念的演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家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梳理民族概念发展演变的三个基本源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民族现象。

1. 西方历史上的民族概念

西方国家民族学文献中的“民族”一词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形成了民族概念（ethnos），其含义主要是指通过历史、语言等联系为整体的人群。这一含义构成了西方民族定义的主要渊源。随着民族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民族”一词在西方国家广泛使用起来，而且具有了新的含义。我们注意到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了界说民族概念。意大利学者马齐认为，民族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等特征。瑞士—德国的法学家布伦奇里则认为，民族具有共同的地域、血统、肢体形状、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等八个方面的特征。在这个历史阶段，一些英文辞书中又把民族（nation）一词既解释为民族，也解释为国家。而同时期的法语词汇里，也出现直接把英文 nation 一词借来，既用来指称民族，有时又指称国家。譬如在法文中，nation 一词既可以代表法兰西民族，也可以用来表征法兰西国家。“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西欧的英、法等国均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国家。”^①

2.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概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民”与“族”连缀使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直到近代，汉语中的“民”与“族”的结合才日益紧密，“民族”才开始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来使用。中国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他三个发祥地相比，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地理环境，并且随着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国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成为其中独具代表性的一员，应该说这与最初良好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中国地处相对独立的环境位置，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西面和南面是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东面是广袤无垠的大海，可是在这四面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却藏着一片宽广辽阔的地区，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三大水系贯穿其中，使得中国既同外部相分隔，内部又可以畅通地交互往来，为形成不受外界干扰的而又统一纯正的中华民族性格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因而在很早的中国古代，我们的文化中“族”的概念及其

^① 金炳麟：《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61 页。



“族类”观呈现着源远流长的特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分类体系，即所谓“君子以类族辨物”，对自然万物加以“族类”区分。^①特别是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发展的以耕种为主的农业，需要集体劳动，集体劳动需要的是统一，这样就需要有人带着统一的人群做同样的事。这大概就是地理环境对民族及其文化性格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附之以“族”的词语，可谓名目繁多。仅《御定佩文韵府》所收录的“族类”词语就达160余个。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一词，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宗族之属包括泛指的民众，也包括相对于“皇族”的“贵族”、“世族”、“巨族”之类。华夷之别，则包含区别“五方之民”（蛮、夷、戎、狄、华夏）的意义。^②在这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其形成应该说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多个政权的混战和交替更迭的时期、有单一政权的统一领导的时期，也有推翻“无能政府”、反抗外敌的时期。在最初期，各个“地区民族”在政权的混战和交替更迭中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思想意识不断进行着融合，开始形成具有统一的中华民族性格的文化。其后在有了统一政权管理的时候，华夏的各民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有了共通而明确的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本形成。而真正开始了民族意识觉醒则是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时期，中华民族展现了极强的凝聚力，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各民族兄弟姐妹团敌人一起抵抗外侮，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由此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鲜明而完整地印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身上。所以，尽管中国古可以经产生“族”的概念及其“族类”观念，但中国明确使用“民族”一词却是在19世纪上半期，中文文献中出现这个词语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837年。^③

进入20世纪后，我国开始大量使用“民族”一词，与民族有关的新名词大量出现，也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文章、书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梁启超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1903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

^① 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903年)及孙中山的《中国民族问题之真解决》(1904年)，等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介绍外国学者的民族概念界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定义。比如，1903年，梁启超把布伦奇里的民族界说翻译介绍到中国，而且在“(1)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加上自己的注“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在“(2)其始也同一血统”加上自己的注“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①应该说，这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民族定义。

3.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人及其社会虽然是从自然而生，却不是自然界自发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仅仅是为人类及其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通过劳动诞生的，人在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活动中结成了人的群体关系，并创造了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既是人从动物分化出来形成为人的基础，也是社会从自然分化出来形成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产生的一般基础是生产实践，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结成群体关系存在和发展的产物，一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因为这涉及只有其自觉才是构成民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群体共同体存在和发展并自觉拥有其共同的活动空间、语言和时间的文化时的产物。

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特征、特性问题有过许多的论述。比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民族’，这一称号适应于许多印第安部落，因为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却独特地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阿提喀的四个部落——机内温特、伊吉可尔、霍普内特、阿尔格德——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领域，它们已溶合为一个民族”。^②恩格斯也强调地域、共同历史、经济条件作为民族特征对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他指出，“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③，民族“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是“历史、地理、政治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五说二。

②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第96、165页。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出版社，1962，第82页。



和工业的条件”。^①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学说。关于民族的特征，他在1903年写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中，就明确提到了语言、心理、生活条件和地域，而且他还引用考茨基等人的话强调了语言和地域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指出，“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②。

一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由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影响较大。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金炳镐认为，“斯大林的这一民族定义，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民族特征的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当时欧洲和俄国的民族的实际情况，批判第二国际后期机会主义的民族理论过程中提出来的。”^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和运用，被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和遵循，将其作为制定民族纲领、政策和进行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

（二）民族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1. 国内学界对于民族概念的检视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和讨论范围宽广，认识深刻，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入手，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了再认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认为在“民族”和“部族”的翻译上，应保留部族。“民族和部族是斯大林民族学中两个各有特定涵义的概念”。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专指现代民族的定义，所以不是对任何历史阶段的人们共同体都适用的。将我国少数民族称为民族，是因为他们已处在资本主义上升以后的时代，已不是古代社会历史范畴的人们共同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8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④ 金炳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民族理论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2期。

是现代民族的一种类型。^① 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Nation 指的是定居在一个共同地域上的诸部落组成的氏族社会，是一种比部落联盟更高级的发展形态，即部落联合，是属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就语言讲，已倾向于消灭方言差异；就居住形式讲，首次出现了城市。恩格斯所说的由中世纪的 Nationalitat 发展而成的 Nation，已经不是原始社会高级阶段的（Nation）部落联合，而是资本主义上升时的民族^②；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虽然是针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的，但它的基本精神适用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因而具有普遍意义^③；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背景和斯大林自己的说明，斯大林定义的 *нация* 概念作为民族学概念是不适当的，它不是民族学范畴的民族定义；它既有理论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④；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说，固然不可忽视，尤其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四个特征莫不跟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程度不一的演化”。“斯大林对民族内涵的界说，只能绳之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国度”^⑤；认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以四个特征来确定民族的定义，在当时对于批判鲍威尔关于民族由其首要特征——民族性格来确定的民族理论，揭穿其唯心主义本质有重大意义”，“斯大林的定义在当时在理论界是进步的，但并不完美无缺。它没有顾及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没有给多种类型的民族的历史过程留有余地，远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结构”。^⑥

第二，从我国历史中的民族概念入手，重新审视民族定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 1899 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中。1903 年，梁启超将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介绍到中国。后来斯大林

^① 马寅：《关于民族定义的几个问题——民族的译名、形成、特征和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称呼》，《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② 王明甫：《“民族”辨》，《民族研究》1983 年第 6 期。

^③ 金炳镐：《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④ 蔡富有：《斯大林的 *нация* 定义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⑤ 陈克进：《关于“民族”定义的新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2 年第 6 期。

^⑥ 华辛芝：《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世界民族》1996 年第 4 期。



民族定义传入中国。该文指出，“根据当前民族学界实际情况，并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认为对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类型人们共同体定名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为好”^①。我国古代的“族类”划分标准中已包含民族要素，如地域、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我国近代广泛使用民族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使用最多，孙中山、汪兆铭等对民族的定义及特征作过说明。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民族概念。^②

第三，从文化人类学、社会民族学等角度对民族概念进行再认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在民族特征中，惟有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是最为稳定的了”，“是与民族本体共存亡的要素”。语言和风俗习惯是较为稳定的民族特征，与民族概念相联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系统有“投射作用，类推作用，促激作用，变体作用”^③。“民族是家族的全符号扩展，是对族群文化要素的重组和政治利用”。“民族是在家族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治—文化体”^④。民族是人类发展到现代人科之智人阶段，由于生活地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具有不同人种特点或有相同人种特点、文化传统与心理特点、语言特点、生产方式特点、生活方式特点、风俗习惯特点的，稳定发展的或急剧变化的、正在同化或者异化过程中发展或消亡的人类群体。^⑤“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是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构成民族的要素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标志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性和大致相同的经济模式，以及建立在共同体经济文化基础上并受到族际关系所制约而强调共同起源、反映共同利益的民族感情

① 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

② 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④ 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⑤ 杨庆镇：《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

和自我意识”，“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①

此外，还有学者对民族概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比如，1987年，阮西湖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论述构成民族的要素时认为，共同的民族意识，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共同的文化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是共同的语言，没有它，民族内部的人们就无法交际；第四个要素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它“是民族的重要内聚力”。“无论在历史上或是现在有共同经济生活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地域，也不一定就是不同的民族”。该文还认为应把民族学概念和政治学概念区别开来，“用社会制度这样的政治概念来区别民族是错误的”，“社会制度改变了……不会改变民族的性质”。^②金炳镐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理论通论》中认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三维基本属性、四个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的客观实体，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种的繁衍现象，它有自然属性（表现为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自然分界特征）、社会属性（民族与社会紧密相连，即民族的社会、社会的民族）、人种属性（不是纯种族共同体，但也带有生物基因遗传上的特点）等多维属性。它是与这些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社会体、人种体的统一体。“民族作为客观实体，有它自己的基本构成和存在形式。民族结构是民族的静态存在形式”。民族结构的各要素是以一定的比例、规律排列组合着的。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对民族结构各要素起决定作用。“民族结构运动是民族的动态存在（即发展）形式”，民族的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是民族结构不断运动和优化的过程。“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有它自身的整体素质。它的基本素质是民族的基本结构的反映，是民族结构运动产生的一种特质和释放的一种力。民族素质是民族生存质量的一种标志。”最后指出，“观察、认识民族及其发展过程，必须从多角度、多层面去了解和分析，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实体来加以认识”，从而把握民族概念。^③

2. 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概念的新概括

在2005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

① 何叔涛：《略论民族定义及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阮西湖：《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③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46页。